

序

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是我一生中所学的论文的主要部分。

我 1954 年进北京大学做汉语史研究生,第二年在王力先生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学年论文《论初期处置式》。这篇文章得到王先生的肯定,数月后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 1 辑里。1957 年我又写了一篇学年论文《先秦两汉时期的动词补语》,又得到王先生的肯定,不久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 2 辑里。从此,我就走上了几十年研究汉语语法史的道路。

我一生中研究的重点是近代汉语语法史。本文集所收的多数是我所写的近代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论文。文集中也收集了我所写的其他方面的论文,如训诂、词汇、音韵等方面,但那为数很少。

我一生中研究的兴趣是汉语语法,我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就很喜欢汉语语法,做研究生后,更喜欢的是汉语语法史。我经常铭记王力先生的教导:不管哪篇论文,都要有创新。我一生中所写的论文没有哪一篇是没有创新观点的,回忆我的文章篇篇都能这样。我在王力先生的面前是毫无遗憾的。

本文集的出版,我十分感谢张力伟、孙玉文二人的帮助,也十分感谢湖北大学汉语研究所的资助。

祝敏彻

2006 年 3 月于湖北大学

目 录

序

论初期处置式	1
先秦两汉时期的动词补语	20
“得”字用法演变考	37
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	62
《朱子语类》中“地”“底”的语法作用	88
《朱子语类辑略》中的“便”与“就”	98
《朱子语类》中的动词补语	102
《朱子语类》中几种介词提宾的句式	115
论《朱子语类》语言结构的句法功能	122
《朱子语类》中的偏正复句	140
论近代汉语中的状语	149
汉语选择问、正反问的历史发展	166
《国语》《国策》中的疑问句	177
从《史记》《汉书》《论衡》看汉代复音词的构词法	195
论复音词与结构的关系	212
《朱子语类》中成语与结构的关系	220
简论汉语复音词构词法的历史发展	227
论初期“叶韵”	240
《释名》声训与汉代音系	254

论宋元等韵的性质	282
谈谈“同”与“通”	300
论“毛传”、“郑笺”的异同	304
敦煌变文中的几个行为动词	319
《释名疏证补点校》序言	325
谈谈学习古代汉语的重点与难点	331

论初期处置式^①

处置式的起源

现代汉语北方话里,处置式^②一般只用“把”字将宾语提前,如“把洋灯的火捻小了”(《曹禺选集》129页);只有书面语言里,有时还用“将”字,如: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口语里,这种“将”字句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可是在早期汉语里,“将”字句和“把”字句是长期并存的(早期“将”字句比“把”字句更为常用)。“将”字句虽然在现代北方话里已经消失,但是它还存在于现代汉语某些方言里。下面是闽南话的一些例句^③:

那个人已经将帽仔再戴起来,将袍也纽起来。

伊将那个人用云盖起来。

那个人将袍包到愈严;将帽仔愈揪愈落来。

在论证处置式的起源时,我们必须对“把”字句和“将”字句的起源分别加以阐明。由于“将”字句比“把”字句产生得早,我们首先谈

“将”字句的起源。

“将”字在初唐以前，一直用作含有“持”“送”“助”“领”等意义的独立动词。秦汉时期，“将”很少用于连动式的句子中。

无将大车。（注：“送也”）（《诗经》）

百两将之。（注：“送也”）（《诗经》）

不遑将父。（注：“助也”）（《诗经》）

吏谨将之。（注：“持也”）（《荀子·成相篇》）

郑伯将王自圉门入。（《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补过将美。（注：“助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南北朝以后，“将”才经常出现在连动式的句子中。但连动式中的另一动词，只限于表示动向的动词。

犹将两牌自随。（《续齐谐记》）

将泰向城门入。（《冥祥记》）

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搜神记》）

留一牵车，将数十人，欲以迎甄。（《幽明录》）

见一姬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启颜录》）

在第八世纪间，出现了下列两种连动式（开始时这两类句子都是作为连动式的形式出现的）：

一、动词“将”+名词（“将”的宾语，也是后面主要动词的宾语）+及物动词。

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朝野僉载》）

（“将”有“取”义）

忽有人将书帖就公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尚书故实》）（“将”有“拿”义）

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李白诗)

料理中堂,将少府安置。(《游仙窟》)

能将流水引,更入洞庭波。(郎士元诗)

心将潭底测,手把波文袅。(皮日休诗)

前两句的“将”动词性还很强,后四句就完全虚化了,这样一种虚实并存的情况,显示出了处置式还处于萌芽时期。

二、动词“将”+名词(只是“将”的宾语,后面主要动词有它自己的宾语)+及物动词+名词。

乾道运无穷,恒将人代工。(唐明皇诗)

越女作桂舟,还将桂为楫。(王昌龄诗)

将心感知己,万里寄悬旌。(高适诗)

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箏。(李白诗)

在这两种连动式的句子中,“将”才开始虚化。“将”虚化后,第一类句子成了处置式,第二类句子中的“将+名词”成了工具语。

为什么这两类句子中的“将”容易虚化呢?原因是这两类句子中除“将”以外,还有另一个作为句中主要叙述词的动词,“将”只是表示一种不关紧要的辅助动作。语言中的某一成分所表示的意义(这里指的是行为)如果不甚显著的话(因句中另一行为表示的意义更为显著),那它所表示的意义就容易在人们的印象中逐渐消失掉,这样,“将”就由实而虚,新的工具语和处置式就这样产生了。

当时只有在上列两类句子中“将”才虚化。如果“将”是句中的主要动词,而不是次要动词的话,那它直到唐宋时代还未虚化。下面只举了几个唐代的例句:

高人炼丹砂,未念将朽骨。(杜甫诗)

此日侍臣将石去,共欢明主赐金回。(宋之问诗)

闲将酒壶出，醉向人家歇。（白居易诗）

张骞用其言，将石返国。（敦煌变文）

少时，桂心将下酒物来。（《游仙窟》）

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

（将，领也）（《朝野僉载》）

“将”字不仅虚化成了处置式和工具语中的介词，较早时期（南北朝），动词“将”还发生过另外两种虚化，分别叙述于下：

第一，虚化为联词^①：“将”虚化为联词，是由于意义引申的结果。意义的引申，就使“将”由动词虚化为无实际意义、只起语法作用——联系作用——的虚词了。如：

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世说新语》）

风将夜共静，空与月俱明。（朱超道诗）

可怜将可念，可念直千金。（梁诗《咏佳丽》）

旁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梁民歌《三洲歌》）

“将”原来是“领”“率”的意思。现在我们可以说“张三率领李四在路上走”，也可以把这句话换成“张三同李四在路上走”，这样一种转变——由“率领”转化为“同”——是极其容易的。

下面一些例句，“将”很像是表示“领”“率”等意义的动词，但实际上它已经不是动词，而是虚化了的联词。

紫凤将雏叫山月，元兔丧子啼江春。（吴融诗）

气清岳秀有如此，郎将一家拖金紫。（李白诗）

每将瓜田叟，耕种汉水滨。（李白诗）

“将”和“与”经常对称着用：

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李白诗）

昔惟鹰将犬，今为猴与王。（李白诗）

道将心共直，言与行兼危。（白居易诗）

欲识秦将汉，尝闻王与裴。（卢象诗）

水与行人远，山将落日连。（僧暮幽诗）

“将”与“共”“和”“逐”等对称着用：

莺将吉了语，猿共猥然啼。（殷尧藩诗）

和簪抛凤髻，将泪入鸳衾。（杜牧诗）

罗将翡翠合，锦逐凤凰舒。（李峤诗）

“将”独用：

卜簪司空原，北将天柱邻。（李白诗）

小姑织白纈，未解将人语。（李白诗）

巢父将许由，未闻买山隐。（李白诗）

誓将衣羽客，买山构精舍。（刘禹锡诗）

琴兮琴兮在自然，不在徽金将轸玉。（李咸用诗）

第二，虚化为动词词尾：“将”虚化为联词是由于意义的引申，“将”虚化为动词词尾，则是由于结构上的原因，也即是由于词在句中相互影响的结果。

在南北朝时期，“将+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动向动词”这样一种语言形式颇为常见。如：

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搜神记》）

向亦窃将一男子来，书生既眠，暂唤之。（《续齐谐记》）（余例见前第2页）

当时这种结构已经开始与具有“率”“取”“持”“夺”等意义的外动词联用。但当它用在具有“率”“取”“持”“夺”等意义动词后面时，由

于“将”后面的宾语已在前文(或后文)出现,“将”后不再出现宾语,于是就形成“及物动词+将+来(去)”这种格式。

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莫敢救之。(《颜氏家训》)
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颜氏家训》)

在“及物动词+将+来(去)”这种形式里,由于“将”前有与“将”同义的“持”“取”等动词,说“持去”“取来”已经把意思说得很明确,“将”字的含义也就可以不必显示出来;于是“将”的含义逐渐消失,就虚化为类似动词词尾的成分了。又如:

出帖付里正,火急促将来。(《敦煌掇琐·五言白话诗》)
八十最是老,逢头捉将来。(王梵志诗)
窠被夺将去,吓我作官方。(《敦煌掇琐·燕子赋》)

不属于上述结构,而在“将+名词+动向动词”的句子里,到唐宋时代,“将”字还未虚化。如:

遂将死女尸灵归来。(句道兴本《搜神记》)
并将酒肉饮食来。(同上)
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丈余。(《朝野僉载》)
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十余篇矣。(王定保《唐摭言》)
流水不将山色去。(张乔诗)

由于“将”是在“外动词+将+来(去)”的结构中才虚化为动词词尾的,所以在它虚化以后,它的后面还是经常带有动向动词(宋以后就一定要和“来”“去”等联用)。

樵童斫将去,柔蔓与之并。(元稹诗)
骏马轻骑拥将去。(韦庄诗)

何人论说唱将来。（《佛曲三种》）

徐徐敛长袖，双烛送将归。（储光羲诗）

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王范妾》）

唐代“将”后也有不跟动向动词的，有些只是因为诗句押韵或其他原因才把“来”“去”省掉了。如：

燕有宅一所，横被强夺将。（《敦煌掇琐·燕子赋》）

（应是“夺将去”，“去”被省掉）

白鸟带将帘外雪。（薛逢诗）

（应是“带将来”，“来”被省去）

眉黛夺将萱草色。（沈千运诗）

（应是“夺将去”，“去”被省掉）

也有少数句子“将”后不带“来”“去”，也没有省去“来”“去”的痕迹，这种句子为数极少。如：

文律操将柄，兵机钧得钤。（白居易诗）

（“将”和“得”都是词尾）

明妃遂作遗言，略述平生，留将死处。（《敦煌掇琐·昭君出塞》）

唐以前词尾“将”只用在“持”“取”等动词后面。唐以后，它不但可以用在“持”“取”“捉”等动词后面，而且也可用在“斫”“唱”等动词后面，能和一个意义完全不同的动词并用，本身又不表示任何实际意义，可见它这时才真正虚化为动词词尾了。

以上我们之所以详细论述了“将”虚化为联词和动词词尾，只是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提出的处置式和工具语中的介词“将”是由连动式中的动词虚化来的说法。

其次,我们简单叙述一下“把”字句的起源。

“把”字在唐代以前,也是具有“拿”、“握”等意义的独立动词。

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胸。(《战国策》)

汤自把钺,以伐昆吾。(《史记·殷本纪》)

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世说新语》)

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把,拿义)(《笑林》)

在李白、杜甫的诗和张文成的《游仙窟》里,“把”也还未虚化。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李白诗)

何须把官烛,似恼鬓毛苍。(杜甫诗)

下官不忍相看,忽把十娘子手而别。(《游仙窟》)

中唐以后,和“将”字句一样,下列两类句子中的“把”开始虚化:

一、“把”+名词+外动词。

醉把花看益自伤。(白居易诗)(“把”有“拿”义)

偷把邻王小管吹。(张祜诗)(“把”有“拿”义)

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敦曲《凤归云遍》)(“把”有“拿”义)

莫把杭州刺史欺。(白居易诗)

不把庭前竹马骑。(敦煌变文)

司徒曰:“汝向闲时,把他堂印将去。”(韦绚《嘉话录》)

前三例“把”的动词性还很强,后三例“把”就完全虚化了。

二、“把”+名词+外动词+名词(非间接宾语)。

支分闲事了,把背向阳眠。(白居易诗)

把疑伤颡节,用恐破蛇瘤。(皮日休诗)

“把”字虚化的原因，如同“将”字，这儿就略而不谈了。

不属于上列两类句子中的“把”，在中、晚唐时期，还是用作独立动词：

手不把书卷，身不撰戎衣。（白居易诗）

作商迷贸易，空把书卷行。（姚合诗）

解事把我离书来。（敦煌变文）

因为“把”是独立动词，所以它后面有时带有动词词尾。

余时把著手子，忍心不得。（《游仙窟》）

后母一女，把着阿爷，杀却前家哥子。（敦煌变文）

千尝刺凝曰：“把得新诗草里论。”（王定保《唐摭言》）

上面叙述的，是由于“将”和“把”的虚化，因而引起处置式（“将”字句和“把”字句）的产生。另外，我们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还看见一种同样虚化的情况，但虚化的不是“将”“把”，而是“将”“把”的同义词“拿”。现代上海话中的处置式，就是用介词“拿”将宾语提前的。如：

拿地主打垮了。

拿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方言中这种介词“拿”字，给我们的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还清楚看到：连动式虚化为处置式，和连动式虚化为工具语，是同时发生同时完成的。处置式在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先经过工具语的阶段然后再发展为处置式的。

初期处置式的结构

一、谓语句^⑤方面

由于初期处置式和现代汉语处置式结构上的差别主要是在谓语方面,所以我们准备从下列两方面详细分析一下谓语结构上的特点。

(一)由于初期处置式刚从连动式中脱胎出来,“把”和“将”的动词性还很强,所以宾语和叙述词可以离得很远,叙述词前往往有副词性修饰语,有时这种修饰语比较长。例如:

将诗不必万人传。(杜甫诗)

肯将此为闲人吹。(吴融诗)

更将鸡脚用筋缠。(孙棻《北里志》)

初期处置式宾语和动词之间比较复杂的情况,到宋代还是保持着。如:

猴行者当下怒发,却将主人家新妇,年方二八,美貌过人,行动轻盈,西施难比,被猴行者作法,化此新妇作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由于“新妇”和动词“化……作”距离太远,所以又在后面将“新妇”重复一遍,以至整个句子显得非常臃肿。现代汉语里,这种臃肿的句子就没有了。

(二)初期处置式的叙述词后缺乏补语成分和宾语成分:

(1)缺乏补语成分:

我们说初期处置式缺乏补语,是和现代汉语处置式比较而言的。缺乏补语,也就是缺乏处置的结果。初期处置式的宾语后面往往只跟着一个简单的叙述词,所以它对事物处置的结果,经常不能明显地表示出来。它后面仅仅具有下列两种补足语。

a. 处所补语

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皮日休诗)

把舜子头发悬在中庭树地。(敦煌变文)

仍闻好事者,将我画屏风。(杜甫诗)

(即将我的像画在屏风上面)

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杜甫诗)

(即把此镜放在空山里)

b. 受事补语^⑥

可分为下列两类:

① 单音动词句

强将笑语供主人。(杜甫诗)

还将歌舞态,只拟奉君王。(崔颢诗)

近将徇禄给一家。(白居易诗)

暗将心事许烟霞。(陆龟蒙诗)

② “与”字结构句

那将最剧郡,付与苦慵人。(白居易诗)

堪将指杯术,授与太湖公。(皮日休诗)

将金一埒赠与凡有上表及讼食子者。(《开河记》)

好将筵上曲,唱与陇头儿。(薛涛诗)

即将此物抛与吾,取而食之。(《峡口道士》)

中唐以前还没有这种“与”字结构句,中唐以后,才出现在诗文里。

我们拿初期处置式和现代汉语处置式比较一下,就发现现代汉语处置式中为数颇多的补足成分是初期处置式所没有的。如:

a. 无“得”的结果补语

如“一气把烧饼油鬼吃净”(老舍《骆驼祥子》)。“吃”与“净”成因

果关系，“净”是“吃”的结果。这种结构现代汉语里很多，但是在晚唐以前，这样的句子一个也没有，晚唐以后，出现了少数这样的例句。

欲将香匣收藏却，且借时吟在手头。（鱼玄机诗）

“收藏”与“却”成因果关系，“却”（是“稳却”的意思）是“收藏”的结果。这种例句虽然为数极少，但是可以看出，晚唐以后，处置式的发展，有了一种新的趋向。

有少数句中的“著”也好像此类结果补语，但这种“著”其实等于“在”。故“著”和它所带的宾语，应属于处所补语一类。如：

莫将和氏泪，滴著老莱衣。（刘得仁诗）

b. 有“得”的结果补语

如“把玉生吵得抬起头来”（赵树理《三里湾》）。“吵”与“抬起头来”成因果关系，“抬起头来”是“吵”的结果。这种结构在宋代才形成^⑦，如《朱子语类》：“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初期处置式的叙述词后当然就没有这种补语了。

c. 时态补语

杨志去厅后把夜来衣甲穿了。（《水浒》第13回）

将肚子揉着。（《儒林外史》第6回）

把躺着的伯夷和坐着的叔齐围起来。（鲁迅《采薇》）

把它写下去吧！

“了”“着”“起来”在宋元以后^⑧才形成，至于“下去”则是现代汉语的产物^⑨，初期当然没有这种处置式。

d. 动量补语

古代汉语，表数副词一律放在叙述词前面^⑩，唐代虽然出现了动量补语^⑪，但处置式中的动量词还是经常放在叙述词前面。如：

只把同心千遍拈弄。(敦曲《凤归云 徧》)

已将心事再三陈。(孙荣《北里志》)

独把梁州凡几拍。(顾况诗)

现代汉语,动量词一律放在叙述词后,成为动量补语。如:

下死眼把贾芸钉了两眼。(《红楼梦》第 24 回)

把头点了几点。(《老残游记》第 13 回)

暗地里把黄老夫子拉了一把。(《官场现形记》第 14 回)

(2) 缺乏宾语成分:

处置式叙述词的后面,宋代以后向着两方面发展,一方面如前所述大量发展了补语成分,另一方面发展了一定数量的宾语成分。(见后面变形宾语和变量宾语。)

初期处置式只有一种用代词“之”放在叙述词后面复指前面宾语的宾语,这种结构只出现在比较文的小说里,恐怕不能代表当时的口语,而只是书面语言的一种形式。例如:

就将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踪遂绝。(冯翊《桂花丛谈》)

船者乃将此蟾以油熬之。(《志怪》)

这种形式是文言和口语的一种揉合物。现代汉语书面语言里也还有这种形式。例如: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下列两种现代汉语常见的宾语,初期处置式还没有:

a. 变形宾语

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个“郎”字。(《儒林外史》第 21 回)

把那小孩打了一个筋斗。(《红楼梦》第 29 回)

那天不是把棉裤烧了个大窟窿。(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

把另一辆打起了火。(同上)

这种句子,动词后的宾语,都是表明动词前的事物变了形状。

b. 变量宾语

将那石崖连门筑倒了一边。(《西游记》第 62 回)

把脑盖劈做了两半个。(《水浒》第 17 回)

将捞出的物件分盛了三金盘。(鲁迅《铸剑》)

把平日的愤怒减了很多。(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这类动词后的宾语吕叔湘先生称为“偏称宾语”,“句子里的宾语都分成两个部分,先是全称的名词,放在‘把’字后头,后是偏称的数量,放在主要的动词后头”。^⑩这种宾语只是表示“把”所介的事物由于行为施及于它而所改变的数量。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纲要》里说:“处置式的目的是放在叙述词的前面的,目的语的后面,不能只跟着一个简单的叙述词。”^⑪王先生如果指的是现代汉语,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像吕叔湘先生的说法,就值得商榷了。吕先生说:“没有后置成分或特殊的前置成分的‘把’字句,在早期以及现代的韵文里都非常普遍,这大概是为了押韵,这里不必多举例。”^⑫由于吕先生只在早期韵文里看到这种普遍的现象,而没有注意早期的散文(唐宋时代的散文)里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唐代比较少,宋代很多),所以吕先生认为是押韵的原因。的确,有时也是由于押韵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认为韵文里的全部例子都是为了押韵,我们不能设想韵文里不能用动补结构的补语来作韵脚。但是,在晚唐以前,韵文中几乎全部的例句都不是这样,因而也就不能认为是押韵的原因了。吕先生说“大概是为了押韵”,